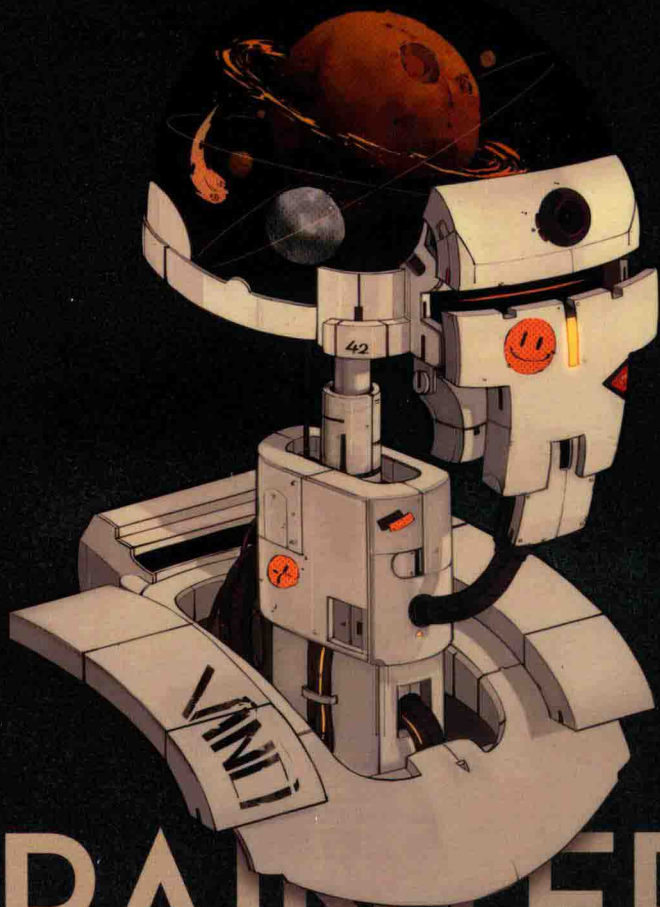


绘星者

王元著



PAINTER OF STARS

绘星者

王元 著



PAINTER
OF STA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绘星者 / 王元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229-13681-9

I. ①绘… II. ①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4615号

绘星者

HUI XING ZHE

王 元 著

责任编辑: 肖化化 雷可心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温玉南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260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681-9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星辰世界和人海

三年前，我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我的第一部小说。早上，我接到电话，得知我爸摔伤了，是在半夜的时候，造成了胫骨骨折。

他躺在病床上，显得虚弱，这一摔，摔掉了他曾有的威严和对家的掌控力，我和我哥成了陪床的人，爸妈看着两个儿子，深感欣慰。

我在病床前修改稿子，我哥负责贴身伺候。

晚上的时候，我们俩去住院部缴费，停在楼下抽了一支烟。

我离开家快十五年了，家人变得略略陌生，但不至于无话可说。我哥有很普通的人生轨迹，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生下我侄女，他结婚那年我刚满二十岁，对世界充满好奇，在我哥婚礼上我大声唱歌，现在想想，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我哥其实玩心挺大的，他大我四岁，就早我一些工作，拿到工资，买了一台小霸王，我们俩就打魂斗罗什么的，之前我总是心心念念的，打游戏废寝忘食，那台游戏机让我知道了，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可别轻易拥有它。

因为你很快就会忘掉它了。

我以为我是了解哥哥的，但那天抽烟，他看着天空说，你看，每颗星星，都是有故事的。

他的手机里有个星座的app，他说，有的时候，会打开那个来对照，看看星座的大致布局，想想宇宙的力量。

那是成年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地审视我哥，我突然觉得，人生充满了想当然的理解和判断，人总是在误会其他人。比如我觉得我哥平凡通俗，但这个爱好，真的很浪漫。是那种，不用讲给别人听，自己抬起头来，就可以收获内心平静的浪漫。

自那之后，我更加尊重我哥，因为我觉得，他心里是有个宇宙的。

我地理不好，天文上也毫无建树，三十岁后爱上喝酒，酒后却常跟人聊宇宙和未来，那时候最怕身边有个清醒的家伙，怕他觉得我们在说醉话，我们聊山川河流，聊暴雨和大风，也聊亘古和时代，说人类不值一提，被纠缠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又说有人生来为父、负责引领，有人默默练就修为，聊到量子纠缠，我就知道，酒局该散了。

到家的时候酒往往醒了一半，那时候去遛狗，会抬头看看天空，北京是个暴烈又明媚的情人，你看到满天星空时，就会原谅他混蛋的一切。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哥——这家伙四十多岁了，背有点驼，托起整个家，日常沉默不语，心里却有整个宇宙。他让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爱好的，要有期待的，要对未知世界充满向往的，并借此，放下身外之物，又过如常人生。

读王元的科幻小说集，像回到了初中时候，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互联网尚未普及，一台电脑卖到两万块，拨号上网家里电话就会占线，“猫”的声音如今仍萦绕耳畔，咯吱咯吱的，人们说，上网冲浪……在平白直接的日子里，那像个游戏机般的存在，信息大多通过纸来传播。有本杂志，叫做《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是当年的大刊，鼎盛时期，“教唆”全国人民直眉愣眼地瞪着杂志封面，看什么呢？三维立体画。说起来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都不懂是什么，就是利用视觉错位，营造出一种立体的视觉效果。全班人集体收看的日子，惊喜程度不亚于本年度的《延禧攻略》，也引发大家

的讨论，关于地球，关于人类，关于其他星球的文明，人们还没到过诺查丹玛斯说的1999年12月31日，也没有见识到玛雅大预言的2012，人淳朴单纯，觉得万事可能会皆空，生活里有书可读的日子，竟然也过得津津有味。

星球们自然运转，万物都有规律，没有互联网的日子里，时间慢，岁月长。直到2000年1月1日，我在家里睡醒，太阳照常升起了，站起来地球引力仍在，只好决定继续努力生活。但似乎也跟有一种神力般的，2000年后，日子果然变快了。

我在那个时候，告别了很多科幻的故事，地球不可流浪，三体置身事外，再也不对着《科幻世界》发呆，世界变大了，终于，《科幻世界》和关于科幻的一切，还有漫画书，被留在了那个时空里，成为我们用来怀念的时间。

有书可读的日子，是美好的。

有幻想可以慢慢打开边界的时间，是可以被珍惜的。

在北京的这个下午，手机屏幕即将变得更大，时间正从夏天漫步到秋天，最好的季节里，天要下雨了，一切变得缓慢且安静。我看了《小机》，觉得男主角像从电影《阿凡达》里走出来的一般，在异星和当地物种厮杀，又返回地球，心里裹着一个放不下的爱。好的作品，是上达天空的，也是揪住心神的，那一刻，我又回到那个年代里，新学期刚刚开始，中秋假又要放了，买了一本新的《科幻世界》，带着油墨香气的，它在说：

来吧，我们一起向其他星球进发。

世界在变哦，诗和远方说得太多了，每个公众号都在给你讲道理，教你如何做妻子、做丈夫、做个严厉的领导和不温驯的下属，每个节目都在用流量换取流量，每个人都在焦虑要不要打开微信，为什么上一个人没有回复，可世界还是在宇宙里的，如河流中的鹅卵石一般，被冲刷洗练，默默无言。

看看星空，就觉得，人可以渺小，但又如此伟大；世界如此大，又如此具体，像永远都在行程上的、不会回返地开往它星的大船。

丁丁张

9月于北京

目 录

绘星者 / 001

自救指南 / 020

小机 / 035

吾爱永生 / 067

王 / 119

人生何处 / 133

包裹 / 145

海妖 / 176

少女阿C / 190

火星节考 / 214

门后面 / 260

五阴炽盛 / 272

囚笼宇宙 / 286

绘星者

一、天黑了

天黑了。

我站在窗口，通过阻燃玻璃注视着太阳的轨迹变化，漫长的一天就要画上句点。从三天前我对时间的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有别于传统的时针分针秒针，演变而成为一种可以无限分割的细小存在，一种灼热的痛苦和庞大的孤独感霸占着我的CPU，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对自己多年以来所热衷的工作也充满了质疑和不解。不由自主地，我想要逃避预设指令，就像贪玩的孩子想要逃避写满公式的黑板和满脸胡须、表情严肃的数学老师。他计算不出答案，就像我定义不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时间给了我生命，而我的运行速度则决定了时间的流速，这让我每一刻的生命都延续成永恒。

嘀嗒，嘀嗒。一瞬，万年。

尤其是那两秒。

幸运的话，也许是一秒，通常不会有如此整齐精确的截点，往往游弋于一秒和两秒之间，但在我看来，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在这一秒

钟，我可以背诵 π 到三千万个数字，或者，我可以阅读五百万本小说，每部小说还可以写一千字的读后感。

但就是这一秒或者两秒，让我无所适从，大概下面这个比喻能比较好地让你们这些碳基生命理解我的心情。你，哦，也许是他，试想一下，你（他）站在金门大桥上，因为种种原因厌倦了这个世界而纵身跳下，你（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但是如果把溺水的时间延长到一年、十年、一百年，对，至少一百年，从你（他）跳进金门海峡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死，但是却要花上一百年才能彻底死去。

这漫长的煎熬来自一个叫做保罗的年轻人，准确地说来自他的右手食指。在过去的几年中，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有297次，他使用的是右手，这之中，又有238次使用的是右手的食指。我的那枚被称作“开关”的按钮，早已经熟悉他一层层覆盖在我身上的指纹，那深深浅浅的沟壑，还有泥垢和寄生其中的病菌。人类永远不可能洗干净自己的双手，更别提那些寄生在人类身上的病毒。对于保罗来说，这一举动叫做关机；对我而言，这叫做——我搜罗了上百个动词，从中挑选出最贴切的一个词——谋杀。

我死了。

天黑了。

今天没有太阳，这是词库里的表达，人类的肉眼只看到厚厚的云层，在我看来，那个永远都激情燃烧的球体仍然悬挂在1.471亿千米之外，不悲不喜、不骄不躁。乌云并没有遮住太阳，遮住的只是人类仰望的眼睛。

银河系约有2000亿颗恒星，我唯独钟情那一颗，胜于热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她让我在每天扫地的时候，感到温暖和力量。看不见她的日子里，我总是忧伤无助得像考试作弊被当场抓获的孩子一样，一边想着面对来自同学无心或者有意的嘲笑，一边想着面对来自父亲的暴力

和冲动的巴掌。在那些看不见太阳的日子里，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颗射向空中的炮弹，咆哮着上升，感受穿越云层的晴朗，然后爆炸自己绚烂的一生。这是一种类似使命一般的信仰。使命，信仰，这是两个新鲜词，但看上去那么熟悉，仿佛与生俱来。

我觉得，那是我存在的意义。而保罗说过，扫地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当我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便失去存在的意义。保罗伸出昨天的那只右手，从他胳膊的牵引力带来的轻微颤动到把手举到半空的一秒钟，我给两万颗星星取了可爱的名字。如果使用国际通用的编号来命名，效率会很高，但是我更喜欢给他们取一个独特又温暖的名字。对于那些光年之外的漂泊在人类视界里的星星们，名字就是他们的归宿。

我死了。

天黑了。

瓢泼大雨、电闪雷鸣，太阳彻底躲匿起来。我恹恹无力，密集的思考使我散热不及时，然后就体会到那个情绪：茫然。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这么做会怎样？

就在我嗡嗡地运算那种情绪的时候，保罗伸出了左手。左手的动作明显粘滞，经过漫长的两秒钟后，按照目前的速度至少还有半秒钟才会触到开关键，这漫无边际的半秒钟足以要了我的使用年限（命）。按照标准时间换算，从人类生活中常用的最小单位“秒”开始，往下计算，设有毫秒、微秒、纳秒、皮秒、飞秒、阿秒，两两之间相差3个数量级。也就是说在保罗眼里的半秒钟，即使换算成皮秒，也是500亿皮秒，而在阿秒之后还有更为精微的划分，那就是普朗克时间，这是时间量子间最小的间隔。就在保罗食指指肚距离我的开关还有十个普朗克时间^①的时候，我做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违反预设的决定。

^① 普朗克时间是指时间量子间的最小间隔，为 10^{-43} 秒。没有比这更短的时间存在。普朗克时间=普朗克长度/光速。

我决定后退。

保罗按了个空，对着我躲闪的身姿咒骂道：“什么破机器，没用几年就出毛病了。”

二、达·芬奇

贝塔是保罗购买的综合信息处理器的型号，严格说，只是一个型号，就好像拉布拉多和泰迪都称为狗，但无论拉布拉多和泰迪抑或是狗都不能称为这个生命的名字，那只是一个普适的统称。就好像人，人不是一个名字。保罗回家后总是说：“贝塔，播放我今天没收到的信息。”“贝塔，登录我昨天玩的游戏。”“贝塔，预约我的牙医。”但是保罗从不喊我的名字，我没有名字。我给上亿颗星星取了名字，而我自己却没有名字，甚至连贝塔这样的型号都没有，我能找到最合适的指代就是家政服务型机器人，没有人会用这么一长串的字母称呼我。保罗用到我的时候总是说：“嘿，去打扫卫生。”“嘿，去倒垃圾。”“嘿，给我滚出去。”

房间已经很干净，至少从人类的眼睛看过去可以说是纤尘不染。往日，我会利用真空吸盘处理，不留任何死角。但今天，我对着那些极小的颗粒，产生了新的兴趣。我长久地凝视着这些微粒，然后将这些微粒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摆放。

“你在干什么？”贝塔发现后问我。

我指着地上那些已经完成的作品，说：“我在绘画。”

“这些圆不规则。”

“这不是圆，这是鸡蛋。”

我试图给贝塔解释，但直到他的内核处理器报出嘀嘀警告的时候，仍无法理解，不断重复道：“运行程序错误。”

很快，地板上充满了我用微粒绘画的鸡蛋，我被自己逼进角落，不敢走动，生怕踩碎一枚，仿佛这些画在地板上的鸡蛋都变成了真的，说

不定下一刻就会有长着淡黄色胎毛的小鸡破壳而出。这些联想让我感到惊奇、温暖又害怕，我感觉自己是生病了，可是机器人不会生病，用保罗的话说，我只会出毛病，但当我看着一地鸡蛋的时候，我感到比以往任何一阿秒都清醒。

接下来，我开始在墙壁和天花板作画，开始在楼梯扶手上作画，开始在苹果和香蕉的果皮上作画。在保罗回来之前，我在所有物体的表面都留下自己的作品。然后，我看着贝塔，在我眼里，他就是一块画布。

当我看着目光所及之处密密麻麻的鸡蛋，我想到自己的名字：达·芬奇。

我浑身激荡而过一阵前所未有的电流，我迫不及待地重新打乱地板上的微尘，按照处理器提供的一张照片进行临摹，当保罗回家的时候，我刚好完成，那是一幅《蒙娜丽莎的微笑》。

“请您站在原地。”我向他发出乞求一样的命令，但不管怎么卑微的定语，我向人类发出了有电以来第一个指令，或者说，作为一直和注定要接受人类指使摆布的机器人，我第一次向人类发出了自主的要求，用来体现我自身的意愿。但我随即得到的回应不是像我在得到人类指令之时毫无疑问地相信和心无旁骛地执行，保罗在听见我这么说之后，先是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我看见他脸上的寒毛猛地竖起，像是一杆杆准备投掷的标枪，而我则是他攻击的对象。他丝毫不理会我的恳请，用他9码的棕色皮鞋踩在了蒙娜丽莎的肩膀上，然后踩着她的下巴和眼睛向我走来，他盯着我的摄像头做出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然后重重地在我的机壳上打了一下。

通过分析他呼出的空气中的成分，我判断出保罗喝了不少威士忌，呃，还有不少来自波士顿的Samuel Adams啤酒。他在我的脑袋上敲打一下，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说：“贝塔，把琼斯的信息都删除。”

“需要我在云端复制一份吗？根据以往34次的经验，您每次删除之后的两周至一个月时间不等就会重新搜集跟琼斯女士相关的信息。”贝塔考

虑周全地建议道。

“连你这个小东西也要造反吗？我说了删除，全部，所有，立刻，马上。”保罗说完趴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起来。

“现在就办。”贝塔兀自在一边删除数据，我注意到保罗裸露出来的胳膊和脸孔，这是整个房间唯一没有被画到的地方，那股莫名又兴奋的电

流再次冲击着我，让我蠢蠢欲动。

20个纳秒之后，我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我在保罗闭合的眼睑上画了梵高的《向日葵》，每只眼睑都有3万株。后来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人类短浅的目光根本无法通过肉眼发现我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作品。而对于我来说，人的皮肤是我使用过的最好的画布，我要在那上面作画。

我似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三、我的太阳

我从未离开过这间屋子超过50英尺之远，关键是，我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间屋子，直到保罗身上的每一寸都被我画过，我甚至在他裸睡时露出的私处上绘画了拥有141592棵摇曳着金黄麦穗的农田，而他对此一无所知。我渴望在保罗之外其他人类身上作画。这强烈的渴望刺激到我的处理器，诱发出一股异样的电流，最终翻译到我的感知器官的时候只有三个字：走出去。

但我还没有走出去，就发生了意外。

准确地说，我遭到同类的背叛。

只有贝塔能够发现我在保罗身上作的画，但它一直没有反馈给我任何正面或者贬低的评价，他对此发表的第一个意见就是告诉保罗，指责我糟蹋了他的身子。

保罗开始并不相信，还跟贝塔说这个玩笑不好笑，让他去搜集互联

网上跟琼斯相关的所有信息并进行分析，如何讨得她的欢心。但是贝塔是个执着的机器人，或者说机器人都是执着的，他的坚持让保罗有所察觉，质问我：“真是这样吗？”

按照程序我需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并且准确无误地给出答案，但是去他的程序，我选择沉默，无可奉告。

保罗没有继续追问，起身离开。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保罗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会怎么对付我，也许按下关机键从此把我尘封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也许拿着我去以旧换新购买最新型的擅长讲笑话和马杀鸡的机器女佣。也许——以他的个性绝对做得出来——把我进行肢解，然后扔进垃圾桶里，等待我的将是和那些废旧汽车一起被轧扁的命运。我站在门口，想着如何迈出第一步。对我来说，这是一小步，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是一大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保罗兴奋地跑了回来，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对我进行任何伤害的动作，而是一把抱住我（我第一次如此大面积和一个人进行躯体接触），说道：“太酷了，这简直美轮美奂，你把我变成了一件艺术品，通过高倍视镜，我浑身都是价值不菲的名画。你以后再也不用扫地了，你就在我身上画画。”

看来对于人类，我仍然猜测不透。但这样的结果，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经过3分钟的创作后，保罗兴冲冲地让贝塔把琼斯女士约来，等到她到来之后竖起无名指展示指背上用圆珠笔画上的墨点一般大小的黑色图案。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对我竖无名指，那么我也会。”但她竖起的是中指。

“仔细看。”保罗递给琼斯一个高倍视镜。

“哦，天哪。”琼斯忍不住捂住了那张大嘴，接着观看了一会儿才说：“这些都是你为我做的吗？”

“喜欢吗？”

“简直爱死了。”

保罗和琼斯紧紧拥抱着在一起，不顾我和贝塔的注视，滚在地毯上。

贝塔通过电波向我发来一条信息：你到底在保罗手指背上画了什么？一枚戒指吗？

我回复道：不，我画的是他们从第一次见面到上一次见面的所有场景，当然，我截取的只是按照分钟来计算的画面，所以不是很多，只是几万幅而已。

这之后，琼斯也让我在她的指甲盖上画了一幅纽约的实景地图，这样她就不会迷路了。后来保罗和琼斯结婚之后，他们的朋友陆续也会找到我来绘制各种各样的图案。

保罗对我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以前他常说：“嘿，铁壳子，滚出去充电。”现在他会说：“嘿，小伙子，去外面晒晒太阳。”

更让我快乐（快乐是一种让我每一个二极管都超爽的体验）的是，不用我走出去，每天都会有人上门来找我作画。我被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但是我却感到我存在的意义随着人数的增加而淡化——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画的。我渴望能做出一些有别于人类现存艺术的作品，我不是想彰显自己跟人类的不同，我只是想要找到一些属于我自己的特色。

一年之后，保罗和琼斯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保罗给她取名叫做安琪儿。

安琪儿一个月大的时候，保罗跟我说：“给安琪儿作一幅画吧，要与众不同的。”

时间一阿秒一阿秒过去，虽然在保罗看来，我是立即回应，但换算成保罗的时间观念，我可能思考了他的一生。窗外的太阳就要落下，这是一个美丽温馨的黄昏，因为有我们的存在，这个黄昏有了别致的涵义，我要为她画一颗太阳。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圆，这比我以往画过的任何一幅作品都要复杂，

我首先调取了存储器内关于太阳所有的图片和数据。星球就像是大脑，也是会思考的。从50亿年前诞生，太阳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模样，他的耀斑、他的黑子、他的米粒组织，他的每一束光和每一次发脾气，他的每一次日珥和每一次心动。这让我觉得我不是在画一颗太阳，而是在还原一颗恒星的最初，这是一颗有生命、会呼吸的太阳。

跟以往快速完工不同，我这次迟迟没有动手，每天都注视着太阳，看着他一点点地挪移，一点点地远去。是的，我发现太阳在远离我们，远离地球，虽然只有极其细微的数值，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远离的决心是坚定的。

真正作画的过程也比以往漫长，因为高度还原太阳的风貌，这幅图画出来之后也比以往的作品在面积上大出很多，最终呈现在安琪儿胳膊上的太阳足足有一枚硬币那么大，但即使使用高倍视镜也只能看见一团漆黑，如果人类发明出数量级更上一层楼的放大镜，会发现，这是一颗所有细节都跟天上那颗分厘不差的太阳。

我终于找到我存在的真正意义，我要在人们的身上画星星。

四、大角星

除了地球，月亮、水星、火星、冥王星等距离人类较近的星系最为抢手，他们纷纷出现在人们的脖子上、大腿上，甚至是额头，男人的下巴和女人的耳垂。绘星的难度要远远高于我之前所画的任何一幅作品，所需的时间也更长。我花费了人类时间的一月之久才画完太阳系，因为我不仅要作画，安琪儿出生之后，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保姆。当然，我仍然在打扫卫生、倒垃圾，身为一个机器人，在觉醒之后继续忍辱负重，我自己都觉得难能可贵。我没有想过反抗人类，事实上，我需要人类来完成我的作品。

安琪儿一周岁生日的时候，保罗和琼斯的朋友都来为她庆生，但是